

西藏革命文艺队伍中的豫剧团

范 强

西藏不仅有个豫剧团，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西藏还曾有过秦剧团、川剧团、黄梅剧团、京剧团等好几个内地戏剧团体。当时的西藏文化生活中，戏曲占了大部分。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组建或调进的文艺团体。她们同进藏部队一起，创立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和优良传统至今仍在发扬光大。

西藏豫剧团的前身，是由河南灾童和流浪艺人于1945年在西安创办的“河南灾童剧校”。牵头创建人是河南籍帮会头目和著名艺人，招收的多为逃灾的贫苦儿童。现在看来，当时组建“灾童剧校”救济贫苦，多少带些慈善色彩。几十名穷苦儿童到剧校来，当然不是为了继承艺术，只不过是为了糊口找碗饭吃。灾童剧校按戏曲传统的教学方法极其辛苦地练习功学唱，天不亮便到野外喊嗓子，白天练武功，习文戏，夜里还要排戏，个个都要唱做念打各功俱全。教员是老艺人，不讲什么科学方法，只要求一个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只要功夫到了，便掌握了艺术本领。灾童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加上练武功体力消耗非常大，身体不支，一天几堂功，常常练着练着就睡着了，自然免不了教员一顿“藤子杆”，罚“拿大顶”。灾童剧校的学员自幼就饱尝了艺人的辛酸。

1951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执行协议进军西藏。部队演出家乡戏曲有利于鼓舞官兵斗志，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当时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队首长决定，由十八军文工团动员并接收西安“灾童剧校”，于1950年8月1日在四川新津集体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编为十八军文工团文工二队——豫剧队。深受苦难的灾童穿上了军装，喜悦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群情振奋，士气高昂。在新津为

部队官兵首场献演《孟香屏》，技艺不凡，受到首长和官兵的赞赏和好评。此后，豫剧队便先后去四川乐山、邛崃、眉山为五十二师、五十三师等进藏先遣部队慰问演出，均受到欢迎和好评。因豫剧队大都是十几岁的娃娃兵，部队官兵亲切地称他们为文艺兵“娃娃班”。

十八军文工团豫剧队主要为修路、修机场（甘孜机场）部队演出，剧目主要是新编历史剧如：《三打祝家庄》、《北京四十天》、《九件衣》、《江汉渔歌》、《凌云志》等，也有骑兵舞、相声等。在甘孜十八军后防部队文艺检阅汇演中，豫剧队的《白蛇传》深受好评。文工队员们演出之余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为藏族群众背水、扫地做好事，为战士洗缝衣服，做宣传鼓动工作，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军民关系，藏族群众自发组织牦牛队为文工团驮运服装道具。

随后，豫剧队为修甘（孜）昌（都）公路的部队演出。“娃娃班”自己背着背包，抬着服装道具，翻雀儿山、达马拉山，一直步行到修路部队演出到昌都。除演出倍受战士欢迎的文武戏外，还根据修路英雄模范事迹，编写小演唱、河南坠子书说唱等，有《打通雀儿山》、《修路模范张福林》、《歌唱张福林》等。文工队员们年龄虽小，但与筑路部队一样住帐篷，睡雪地。有时一天演出几场，只要战士们爱看，就是风雨天、冰雪地，照样演出。川藏公路通车后，豫剧队也随部队一路演出进到拉萨。

1956年初，豫剧队集体转业到地方，成立“西藏豫剧团”。不久，豫剧团集体返回河南开封进行学习整训，置备服装道具，充实人员，剧团演职人员多达一百余人，并从北京、上海等地聘请了京剧武功教练，河南省豫剧院也支援了业务骨干。西藏豫剧团壮大了阵容，并在河南观摩学习了一些优秀剧目，业务水平又有大提高。

西藏豫剧团常年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深入

农牧区和边防部队演出，除了雪山隔阻不通公路的察隅、墨脱等地区外，豫剧团的足迹几乎遍及西藏各地市县。1959年平叛前后，豫剧团紧紧把握历史脉搏，跟进时代发展，及时创编了《高原泪》、《雨过天晴》、《青稞香》、《英雄城》等新编现代戏，配合平叛改革，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党的政策，歌颂社会主义制度，收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效果，促进了党的民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62年，《西藏日报》曾以《踏破高原万里雪，送戏上门十二年》为题，报道了西藏豫剧团的先进事迹；《中国戏剧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也都报道过西藏豫剧团。在西藏的几个戏曲团体中，豫剧团影响最大。

“十年动乱”期间，西藏豫剧团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攻武卫、派性斗争的旋涡。由批判十七年文艺黑线开始，文艺工作受“左”的路线干扰最早、最甚、最久，是真正的“重灾区”。豫剧团的业务几乎处于荒废。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认真折腾了几年。一些建团元老，不能适应反复的政治运动、无休止的审查和所谓的戏剧革命，陆续内调或转行，豫剧团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局面，无法正常演出。

1959年和1972年，西藏豫剧团先后两次到河南招收学员，以团代校进行培训以继后续。1972年招收的50名学员在河南郑州集训了半年，于1973年7月进藏。一年之后，在豫剧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便参加了197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革命样板戏学习班”，由秦剧团和豫剧团的部分学员组成学习组，赴京学习京剧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平原作战》。此时正是极“左”路线最盛的年代，提出的口号是“为革命练好普通话”，“排练场就是战场”，“演革命戏，做革命人”，把进京后不再讲地方方言作为一条纪律。在狂热的政治气氛里，赴京学习的学员们在七月酷暑天气里日夜苦练，挥汗如雨。由地方方言改说普通话对一些老演员来讲并非易事，排练场上稍不留神，方言台词便冒了出来，惹得北京的教员们忍俊不禁。由于大家饱满的政治热情，短短一个多月，硬是依葫芦画瓢，把京剧样板戏从北京搬到拉萨，向自治区领导汇报演出

后竟获一致肯定和表扬。随即，自治区党委和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决策者决定：以西藏豫剧团为基础并从其它剧团抽人，组建西藏自治区京剧团，并立即投入排演京剧样板戏。

由于一些老演员无法适应这迅速的变革，或改行或内调，致使原来实力阵容都不错的一些戏剧团体迅速走向了下坡路，不久秦剧团便宣布解散，结束了在西藏高原的历史使命。

1975年春天，为了进一步打好西藏京剧团业务基础，京剧团派出了由教员学员组成的60多人的学习组开赴宁夏银川，由中国京剧院四团（当时宁夏自治区京剧团）培训排演样板戏折子戏，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前夕结束学习返藏。

1978年，自治区又决定京剧团恢复为豫剧团。但是由于一合一改，豫剧团彻底伤了元气，专业人员青黄不接，演出剧目不多，已一蹶不振了。

1979年4月，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决定以西藏艺术学校豫剧班的名义，在河南招收50名学员充实豫剧团。招生工作结束后，在河南开封、郑州集训了一年。1980年，胡耀邦、万里同志在西藏视察指导工作，动员汉族干部职工分批内调。当时正处两难境地的西藏豫剧团，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于1981年集体内调，新招收的50名学员由河北省邯郸市文化局接收，并在不久后成立了“河北春燕豫剧团”（胡耀邦同志题名）。至此，西藏豫剧团历经沧桑，走完了在西藏革命和建设、发展繁荣文艺事业的32年光荣历程。

我作为原十八军文工团豫剧队和后来西藏豫剧团的领导人，虽然早已离休回到内地安享晚年，但心里仍然时刻挂记着西藏，时刻惦记西藏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变化，关心关注着西藏发展进步的每一个脚步和声音。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的辉煌历程，时常牵动着我们老十八军战士和老西藏的情思。我作为西藏文艺界一名老同志，感慨西藏的巨大变化，祝福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和睦、和谐发展、吉祥幸福！

（作者系原十八军文艺战士）

责任编辑：克珠群佩